張拓蕪與三毛

張拓蕪口述　江岸筆錄

我這本「卒子」是她救活的！我的「代馬輸卒手記」開始的時候其實銷得不好，我聽隱地說：根據他的經驗，一本書要是死了，就極難救活，而我的手記是唯一的例外；也許，我的手記當時是「一息尚存」的吧？總之，銷得不好就是。這時候，三毛突然在聯合報寫文章推介這本書，文章不長，效果却很大，聽隱地說，她的這篇文章，使我的一版書全部銷光。

我當然十分感謝，就到處打聽她的地址，寫信向她道謝；她的信回得很快，說我的書使她又哭又笑，像發神經病一樣。之後，我們十分投緣，信寫得很勤，成爲無話不寫的知心朋友，但是，我們從未見過面。直到不幸的事情發生——荷西的意外事故……

之後，三毛回到她家，這事是桂文亞告訴我的，我趕快打電話到她家，三毛的媽媽在電話那頭說三毛不肯見客，我說我是張拓蕪，陳媽媽立刻說：噢！張拓蕪，她見！我問好了地址，立刻坐車趕到她家，我是帶太太一起去的，我太太當時在民生社區幫傭，離三毛家不遠，我到民生社區，打電話給我太太，我們就一起去看望三毛。

三毛一見我，就抱着我大哭，我當然極力的勸她，好不容易把她的眼淚勸住，坐下來，三毛說一些荷西的事，說着、說着，又哭起來，這回我就勸不住了…

……

唉！我和荷西無一面之緣，但荷西的去世，我感覺像失去了一個親人，我做夢也想不到我和三毛是在這種悲痛的情況下初見面的。

張拓蕪與劉俠

說到杏林子劉俠，我到現在還覺得不好意思。

大約是五年前，我當時還住在北投的違章建築裏頭，有一天巨浪出版社的一位金先生和他的一個朋友，突然找來，並且帶了他們出的杏林子的一本書「生之歌」和一些剪報，請我替他們寫一些評介的文章。

杏林子我是聽過的，但是，之前我沒讀過她的文章，心想：不過是一個小女孩寫的閨秀文章吧？我是約略知道杏林子的情況，但，我自己的遭遇使我懷疑：她也許和我一樣，只是遭遇慘，惹人同情，文章不一定怎麼樣吧？因此，「生之歌」我一放，就忘了，兩個禮拜過了，翻都沒去翻一下。

有一天，我在電視上看到對劉俠的報導，我這個人心情很硬，也沒特別感受，看着，看着，畫面上出現劉俠寫字的情景，哎呀！那個情景太動人了，原來劉俠的書，是那樣艱困地兩手挾着筆，一劃一劃「刻」下來的，我感動得不得了，那個晚上，我立刻將她的書翻出來讀，不料，一讀竟到天亮。

我十分驚訝！也十分慚愧，慚愧我這個人主觀太強，竟怠慢了這麼久才看。

驚訝的是：杏林子文筆的老辣、人情世故的熟練，完全不是一個小女孩的，竟像是老教授的。第二天下午，就立刻寫信給她，說出我內心的感受，劉俠回信叫我打電話給她。

可是劉俠住花園新城，是郊區，郊區的電話要打藍色的公用電話，那種電話要不斷餵銅板，我一隻手無法打，所以拖了好一陣子，直到有一天到中和南勢角看朋友，才借人家米店的電話打通了。

劉俠邀我去玩，我問好路線，找個空就去找她，我們終於碰了面，大家一見如故，聊起生活、寫作，起勁得不得了，劉俠的媽媽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媽媽，很熱誠，又絕對善良，難怪有這麼了不起的女兒。劉媽媽年紀大我沒幾歲，可是因爲我是跟劉俠做朋友，便跟劉俠的朋友一夥兒叫「劉媽」，那次第一次見面，聊到晚間八點多鐘，吃過劉媽做的晚飯才回來。

我和劉俠、三毛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我的年紀比她們大很多，我們是「忘年之交」，三毛給我們的信，我們都互相傳閱。三毛總是那麼令人耽心，又那麼令人放心，因此，讓我們非常想念她。

她們兩個，最使我感動的是她們的善良和寬容，對別人的壞，連一句重的話都不會說，使我覺得眞像菩薩一樣；我就不行，脾氣壞，愛批評人家，眞是自慚形穢。

和劉俠認識的那段期間，是我寫得最多的時期，劉俠寫字的樣子，太感動我了。我只不過壞了半邊身子，我偷什麼懶？又怨嘆什麼呢？比起劉俠壞了全身關節，比起孤守異國小島上的三毛……